審定日本外史鈔

瀧川龜太郎編

特260
160

始

特260
160

瀧川龜太郎編

審定日本外史鈔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審定日本外史鈔

緒言

一、頼氏ノ日本外史ノ盛ニ世ニ行ハルルハ其ノ王ヲ尊ビ覇ヲ賤ミ能ク國體民性ヲ發揮シ文辭モ亦明快遒健ナルヲ以テナリ但卷帙較多ク中等學校及ビ實業學校ノ教科書ニ適セズ今之レヲ節錄シテ以テ其ノ二年級三年級ニ課セント欲ス

二、外史原書ハ家ヲ以テ別チ記事各篇ニ錯出セリ此書ハ事ヲ以テ主ト爲シ次序亦略年代ニ從フ各條ニ其ノ篇名ヲ記シ以テ原書ノ檢索ニ便ス

三、此ノ書ハ主トシテ賢豪英傑ノ顯著ナル事蹟ヲ收ム特ニ多ク其ノ立身處世ノ道ノ覩ルベキモノヲ錄セシハ少壯諸子ノ修養ニ資セ

ント欲スレバナリ

四、音義ノ解シ難ク訓ミ難キモノハ上欄及ビ行間ニ注ス

五、此ノ書ヲ編セシハモト正讀本ト併用シテ讀書ノ力ヲ養フニ在リ而シテ我カ邦ニ使用セラルル言語文字多ク書中ニ含有ス之レヲ單用スルモ亦可ナリ

昭和三年八月

編者識ス

山陽先生像

賴山陽水西莊

山陽先生名襄、字子成、稱久太郎。安藝儒官賴春水惟完之子。山陽其號。又號三十六峰外史。年三十二入京、著作自娯。爲人高顴蹙眉、眼光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已隨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晩年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柳竹樹。又置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天保三年獲疾、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强構稿曰、我必成之而入地。及秋

菅井梅關筆

疾益劇、九月二十三日不起。享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所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記・通議・日本樂府等數十卷。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脫稿猶祕之家。桑名城主松平定信侯聞之、卑禮厚幣、以求覽其書。自是大行于世。先生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先生概皆謝絕、而讀書攻文。常語人曰、謂我才子者、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眞知我也。明治二十四年贈正四位。

此書事實恐考索未備未肯示人丁亥之夏
楽翁老侯伻來索觀竊以其元老耆齡不敢遷
延以未定辭 速繕寫應命辱賜報答過蒙稱
許已而 老侯即世矣今茲又辱
姫路藩命來索 襄既特經 老侯之許又感受
其知不敢有所改竄依原稿錄進仍以當時上書置
首簡以代序例此本雖經一校不保無疏謬異取
彼本讎對熟藩同體注未必親故敍之之
文政十二年己丑臘月賴襄拜手謹識

日本外史賴山陽自筆識語

審定日本外史鈔

目次

八幡太郎……一
忠盛興家……九
保元之亂……一三
重盛諫父……二三
頼朝舉兵……三一
平軍大敗……三四
宇治爭渡……三八

一谷之戰……四五
屋島之戰……四八
壇浦之戰……五三
腰越訴冤……五六
時賴得人……五八
元寇殲滅……六二
笠置夢兆……六五
正成勤王……六七
千窟嬰守……七一
鎌倉平定……七五
京師平定……七九

護良讒死……八三
湊川之戰……八七
正行忠孝……九一
早雲崛起……九六
甲越相爭……一〇三
嚴島復讎……一一二
桶峽之戰……一二一
信長勤王……一二七
長篠之戰……一三一
藤吉立身……一三九
秀吉西征……一四三

光秀伏誅……一五〇
聚樂行幸……一五五
家康言行……一五八

審定日本外史鈔目次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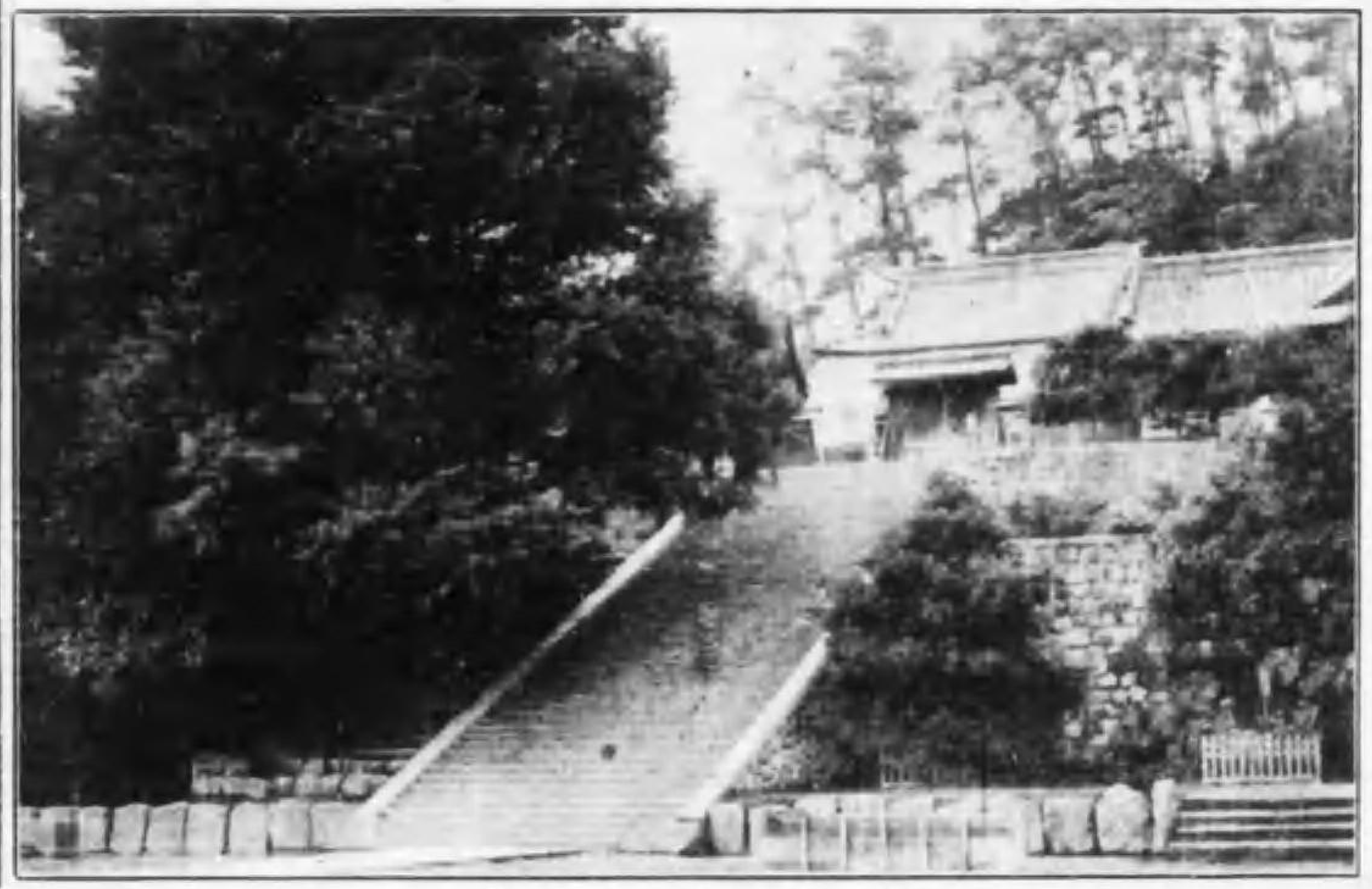
源賢僧ト爲ル

審定日本外史鈔

八幡太郎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敍四品任兵部卿。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爲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敍正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東士心。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

小一條院ハ三條天皇ノ皇子敦明親王



鎌倉八幡宮

信。

頼信子頼義、沈斷有武略。爲小一條院判官代。毎從獵、善用弱弓殪猛獸。平直方奇其材藝、以女妻之。既而頼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娠、生子。頼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曰義家。及長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爲人英果善射。毎有征行、未嘗不從。頼義爲相模守、州俗好武。頼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爲之用。頼義後任陸奥守、兼鎭守府將軍、平陸奥六郡酋長安倍頼時・貞任有功。敍正四位、任伊豫守。卒。義家嗣。

好男子、惜未知兵法

宗任ハ貞任ノ弟ニテ義家ニ降リシ人

永保ハ白河天皇ノ年號

義家嘗過藤原頼通第、談陸奥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從者安倍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

永保三年、詔義家爲陸奥守、兼鎭守府將軍。初、淸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眞衡。又納藤原經

金澤ハ羽後ニ在リ

清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眞衡爲嫡嗣。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彦秀武、以事怨眞衡、擧兵背之。眞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清衡、襲其虛。眞衡乃還救。

金澤柵位置圖

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力、據金澤柵。義家大怒。

寛治ハ堀河天皇ノ年號

鳥亂者伏也　兵法ハ孫子軍行篇　賴山陽八幡公ヲ詠ズル詩ニ云　結髮從軍弓箭雄、八洲草木識春風、白旗不動兵營靜、立馬邊城數亂鴻

名簿

敵ハ安倍貞任

寛治元年九月、義家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鏖之。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模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己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死鬭、多傷我兵、又使卒千任者詬義家曰、「汝父納名簿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下。

金澤柵址

足柄山ハ相模ニ在リ

吾見汝猶見先君也

無日不列勇列也

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爲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豊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倶進攻。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秀方、無日不列勇列也。

吉彦秀武降在我軍。進説「宜持久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事。我有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之。虜愧憤出戰。

我輩將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

已而虜食盡。出羸兵來降。秀武曰、「是紓糧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義光臨柵中爲要結。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秀方往。虜露刃待之。秀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秀方卻之曰、「我輩將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

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誚

以怨報德

悔過來歸是之謂降耳

官符ハ朝廷ノ命令書

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爲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鬪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塗而還。

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奥、前者九年、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

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鑑

守・介

威名偏於朝野。源氏記

忠盛興家、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眞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鑑。敍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竝任東國守・介、鎭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定平將門亂、敍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

四天王
四天王トハ、天竺ノ東方ヲ持國天、南方ヲ增長天、西方ヲ廣目天、北方ヲ多聞天トイフ語ニ倣ヒテ武勇ノ人ヲ竝べ稱スル詞

大治ハ崇德天皇ノ年號

豐明節會トハ十一月中ノ卯ノ日ニ新嘗祭ヲ行ハセラレ其ノ明日群臣ニ宴ヲ賜フ

朝則蒙訴、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

主君有戒心

將與之同死

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

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間。爲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竝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擧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訴、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

主殿寮ノ吏ヲイフ
主殿寮ハ主上ノ供御輿輦及洒掃燈燭等ノ事ヲ掌ル

嘻ハ歎美ノ聲

仁平ハ近衞天皇ノ年號

忠盛昇殿、就闇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衞、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衞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敎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

極寵貴。平氏記

保元之亂

源義家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親爲對馬守、以罪被誅。其子爲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爲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遂直承義家之後、累遷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敍從五位下。

爲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模鎌倉。關東家人盡附之。爲下野守。第八子曰爲朝。猿臂善射。

甲賀之捷トハ近江ノ甲賀山ニ據リシ源義綱ヲ降シタルヲイフ

幼凌犯諸兄。爲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鎭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爲嚮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府討之。不能克。爲義坐免官。爲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季等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

是歲近衛帝崩。帝爲鳥羽法皇寵姬得子所出。夙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即位。是爲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崩。上皇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爲謀主焉。四募

是歲ハ久壽二年
得子ハ美福門院

筐ハハコ
白河殿ハ白河天皇ノ離宮ニテ、後法勝寺ト稱ス、今ノ京都上京區岡崎町ニ其ノ遺址アリ

高松殿ハ後白河天皇ノ御所

芟鋤ハ草ヲカリ田ヲスクコト國内ヲ平定スル意

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簾、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爲之首。即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頼政等、倶衞高松殿。頼政者頼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衞。於是上皇使使者召爲義。爲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勇而有衆。而既赴禁内矣。餘子獨爲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臣爲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爲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利也。」使者強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爲判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頼賢爲藏人。因會議戰。

爲朝進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

以小擊衆、毎利夜攻

鎧袖一觸、皆自倒耳

易如反掌東方未白、大事集矣

堂堂之陣

長袖トハ長キ袖ノ装束ヲ著タル公卿

唉、長袖者惡知兵哉

以小擊衆、毎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其善戰者、獨有臣兄義朝。而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從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矣。」頼長曰、「爲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鬭之事。安可施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召。且至。成軍以戰、未爲晩也。」爲朝退、竊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爲義又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地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

也。陛下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卽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奉輿復闕。臣籌之不難。」賴長弗聽。

甲冑圖

為義退而言曰、「吾不知死所矣。」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為宗・為成・為朝・為仲、分八甲、擐之、送一於義朝。為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

武臣赴戰、不期生還

曾祖父賴義、祖父義家

諜者ハモノミノモ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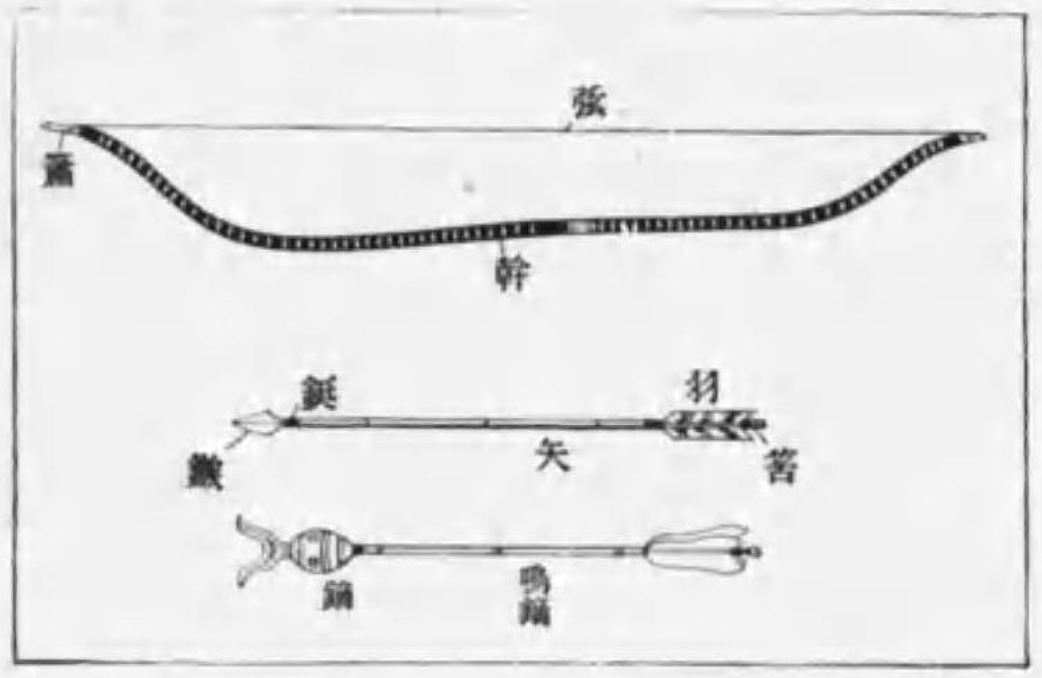
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以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曰、「取勝一擧、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已次宇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藤原通憲奏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詔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鞭車傍曰、「我卽戰死、誰知我得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兵凡數千人。

上皇諜者還報。為朝哂曰、「固當然爾。」賴長恐為朝不

吾何用藏人爲、吾鎭西八郎可矣

敵勁難當處、輒命於我

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鎭西八郎可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遜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處、輒命於我。」



弓矢圖

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退。爲朝隨攻之。平清盛攻西門。其將伊東景綱、與二子伊東五・伊東六先進。爲朝射之、洞五之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慴懼而退。獨其騎山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

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巨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爲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爲主君、今爲兇徒」射中其胄。爲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鬪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輒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爲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爲朝等拒戰。且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爲朝望見之注箭。既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

鳴鏑ハカブラヤ、矢ガラニ小孔ヲアケ、射ルトキ風ニ觸レテ鳴ル
冑臍ハ冑ノ八幡座
鬲ハヨロヒノ胸板
題ハカブトノミカヘシ

爲朝奮闘圖

乃注鳴鏑、顧謂家季曰、「吾且褫其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爲朝曰、「第觀吾所爲。」乃射穿冑臍、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爲精。」爲朝曰、「不敢爲焉耳。卽被許、甲之鬲、冑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蔽義朝。應弦而倒。義朝、

如意山ハ京都東山ニ在リ

（大石眞虎筆）

兵死傷最衆。爲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爲義・賴賢等又善拒。

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皷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爲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爲

蓑浦ハ近江ニアリ

輪田ハ近江ニアリ

抉ハ引拔クナリ

大島ハ伊豆ノ屬島

義將遁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郤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爲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爲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讃岐、左府亦死。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鑒焉。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卽來、兒爲竭力。力盡而後死、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詔使義朝斬之。

爲朝匿于輪田。將奔鎭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覗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爲朝裸體抉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爲朝筋力雖減、

五島ハ大島、三宅島、八丈島、美計島、澳島。

狩野介義光ハ伊豆ノ人大島ノ領主

仁安ハ六條天皇ノ年號

隨身兵仗トハ近衞ノ舍人ノ弓箭帶劍シタルモノヲ供奉スルコト

輦車トハ牛馬ヲ用ヒズ手ニテ引ク車ニシテ皇太子、親王、大臣等ノ勅許ヲ蒙リタルモノガ待賢門ヨリ春花門ノ間ニ之ヲ用フ。

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幷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爲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源氏記

重盛諫父

仁安元年、平清盛敍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治承元年、長子重盛任左近衞大將、尋拜內大臣。次子宗盛爲右近衞大將。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朝臣擧妬平氏。

治承ハ高倉天皇ノ年號

福原ハ攝津ニアリ

後白河法皇亦不能平。

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陰受院宣、與院北面藤原西光謀、結藏人源行綱、託事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馳赴福原告之清盛。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使跪階下、痛掠治之得實、又使人召成親囚之。

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晩。」重盛

大納言ハ成親、重盛其ノ妹ヲ娶ル

信西ハ藤原通憲剃髮後ノ稱、惡左府ハ藤原頼長

善惡之應、殃慶立至

經遠兼康ハ成親ヲ執ヘシ平家ノ臣

淨海ハ清盛剃髮後ノ名

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歳、信西之墓、亦爲藤原信頼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愼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

而清盛怒不自禁。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擧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麿、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

新院ハ崇德上皇
故院ハ白河法皇
藤原信頼
源義朝
藤原經宗
藤原惟方

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頼・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

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

烏帽直衣トハ烏帽子直衣ヲイフ高貴ノ人ノ常服ナリ
此ノ圖中立烏帽子ハ三位以上又參議ニ限リ勅許ヲ得テ用フルモノナリトス
黑衣ハ法衣ナリ
彙ハ類ナリ、群ル小人共同類ヲ伴ヒテ進ム
覬覦ハウカガヒ、ツケネラフコト

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呿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

烏帽子直衣圖

世有四恩、皇恩爲大
佛說ニ、天地ノ恩、國王ノ恩、父母ノ恩、衆生ノ恩ヲ四恩トイフ
平將軍ハ貞盛　刑部卿ハ忠盛

語未畢、重盛涕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

平重盛像

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
公羊傳ニ此ノ語アリ　較著ハアキラカニイチジルシキコト
下野守ハ義朝、六條判官ハ爲義
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慼、不若死也
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

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擧。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慼、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座感動。

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擧、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

後發

慫慂ハ勸ムルコト

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

西八條ハ淸盛ノ邸

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刎、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

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淸盛。淸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淸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

報怨以恩、使人慚愧

平氏記

賴朝擧兵

平治之亂、源義朝敗死。其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年十三、爲右兵衞佐。義朝之敗也、去之關東。遇平氏、

六波羅ハ京都ニアリ

有馬ハ禪尼ノ子右馬助家盛

蛭島ハ伊豆ニアリ

將平宗清被虜。還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欲活邪。」曰、「然。父兄皆亾。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死者。尼悲之、爲請清盛。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

源賴朝像

是猶放虎於野耳

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

治承ハ高倉天皇ノ年號

以仁王ハ後白河天皇ノ次子

八牧ハ伊豆ニ在リ、目代ハ眼代トモイヒ、國司任國ニ赴カザルトキ、代理スル者、メジロ

「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而去。

賴朝擧兵

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爲衆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治承四年五月、源賴政奉以仁王令旨、討平氏。密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爲嫡宗、特賜一通。賴朝大喜。陰與舅北條時政謀擧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爲伊豆目代、居八牧寨。賴朝使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加藤景廉進入壘、揮刀斬兼隆、提其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

石橋山ハ相模ニ在リ

三浦黨ハ三浦義明等源氏ノ隷屬

鎌倉景政、義家ノ臣、八幡太郎ノ章ニ出ヅ

背義嚮利、以隳家聲也

杉山、箱根共ニ相模ニアリ

八月二十三日、頼朝以三百騎軍于石橋山。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會日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頼朝使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奥乎。乃背義嚮利、以隳家聲也。」景親語塞。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頼朝匿箱根山。源氏記

平軍大敗

足柄山、鎌倉ハ相模ニアリ

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河皆其兵也

平清盛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爲鄉導。頼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平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模。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爲。」頼朝然之、濟河而軍。於是武藏・相模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頼朝進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頼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河、皆其兵也。」已而頼朝至河東。

五箇力トハ五人張ノ弓ヲイフ、十五拳トハ十五ツカニテ、十五握アル長キ矢、七札トハ七重ノ甲ヲイフ
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斗量帚掃、不足數耳
斗量帚掃トハ斛ニテ量リ、帚ニテ掃クコト、ソノ多キコトヲ形容ス
么麼尫弱トハ小兵ニシテ力ヨワキコト
齋藤實盛ノ言ハ維盛ヲ誡メテ敵ヲ侮ラザラシムルニアリ

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頼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蓄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内西國兵、么麼尫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駑。豈可與彼輩較哉。」一軍恐怖。

維盛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爲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

黄瀬川駿河ニアリ
匈奴ノ冒頓、漢ノ高祖ヲ白登城ニ圍ム、高祖陳平ノ計ヲ用ヒテ之ト媾和ス
義賢ハ爲義ノ子

鶩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頼朝欲追走遂西。千葉常胤・平廣常・三浦義澄皆説曰、「常陸・陸奥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爲晩也。」頼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黄瀬川。源氏記

平氏諸將敗還。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先是、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義賢子、於頼朝爲從弟。連破平氏、進至近江、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擧族挾乘輿西奔。義仲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平氏記

壽永ハ安德天皇ノ年號

嗤笑ハアザケリ笑フコト

鹵掠ハ人ノ財物ヲカスメトルコト鹵ハ擄ト通ズ

宇治爭渡

壽永二年七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敍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更除伊豫守、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衞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擧止粗鄙、不任衣冠。爲京人所嗤笑。法皇頗厭之、欲召賴朝、來京師。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鹵掠。法皇遣人詰之、又徵叡山園城寺僧兵、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乃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遂奉法皇于西洞院、停公卿以下官爵。

賴朝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範賴稱蒲冠者、義經稱九郎。皆賴朝弟也。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

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

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

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

浮島原ハ駿河ニアリ

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覩群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

四郎ハ高綱ノ通稱

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控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耶。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倶西。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

壽永三年（元暦元年）正月二十日

功最ハ功績ノ次第最ハ第一

囂豗ハカマビスシキコト

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縄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囂豗不聞令。乃取平等院皷、撾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

宇治河

平等院

馬絛ハ馬ノ腹帯

超乘ハノリコスコト

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縄。平山季重・澀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

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子之馬絛慢矣。」景季駐馬約絛。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

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經使其兵追義仲、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至矣。」一

颺言ハ大聲ヲ發シテ言フコト

粟津ハ近江ニアリ

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爲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澀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黄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因敕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宮。義經等擊卻之。義仲且戰且走、至粟津、箭中額死。年三十一。源氏記

生田、一ノ谷共ニ攝津ニ在リ

壽永三年二月

三草山ハ播磨ニ在リ

資盛ハ重盛ノ子

一谷之戰

義仲既死。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繋大艦數千。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

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卽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鵯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鄕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

鵯越

顴ハツラガマチ

倣、原文類ニ作ル　義同ジ

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顴。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爲鄕導。問、「鵯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鵯越、則天明。俯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懸崖數百仭、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冑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

平通盛、敎經ハ敎盛ノ子ニシテ忠盛ノ孫

重衡ハ淸盛ノ子

後鳥羽天皇文治元年、安德天皇壽永四年

渡部ハ攝津ニ在リ

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煙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能之衆、保于屋島。源氏記

屋島之戰

文治元年二月、義經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爲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

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無退、野猪而介者耳

野猪而介トハキノシシ武者トイフ

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耳

目笑トハ口ニハ言ハズ目ト目トヲ見合ハセテ笑フ

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

落宴ハ船ノ落成ヲ祝フ酒宴

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而已。公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爲。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恚。

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卽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

行死、止死、死一耳

尼子浦ハ阿波ニアリ

勝浦ハ阿波ニ在リ

高松ハ讃岐ニ在リ

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

義經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又拔勝浦城、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爲大兵至也。舉族乘舟。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

晡ハ日暮ナリ

扇轂ハ扇ノカナメ

鐵搭ハ鐵製ノ熊手

使吾弓如叔父鎭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

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轂。扇翻而墮。兩軍大呼。

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鉤其冑。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鎭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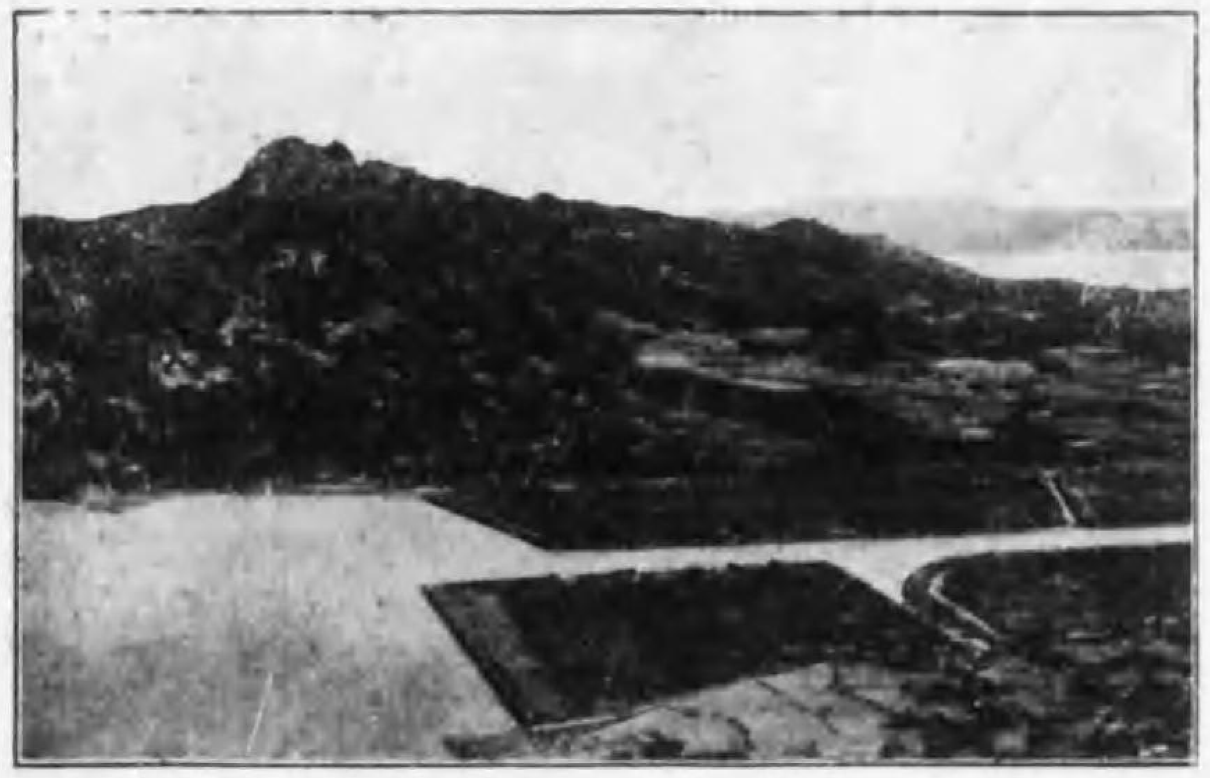
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

豎ハ小姓

臣已委身於君、代君死、死且不朽

死者ノ葬ヲ助クルヲ賵トイフ、名馬

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鏖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鏖敵在旬日。而不及讎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賵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贐、宇治・一ノ谷二役所



屋島古戰場

ハ大夫黒ト稱スル者

志度浦ハ讃岐ニ在リ

彌平兵衞宗淸、次郎兵衞盛嗣、平氏ノ臣

引島ハ長門ニ在リ
箱崎ハ筑前ニ在リ
壇浦ハ長門ニ在リ

知盛ハ清盛ノ子

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明日、義經侵晨復攻。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源氏記

壇浦之戰

平氏奉乘輿、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

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

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

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從帝於兵船、從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曰、「敵船已逼。卿等亦宜爲計耳。」一船皆哭。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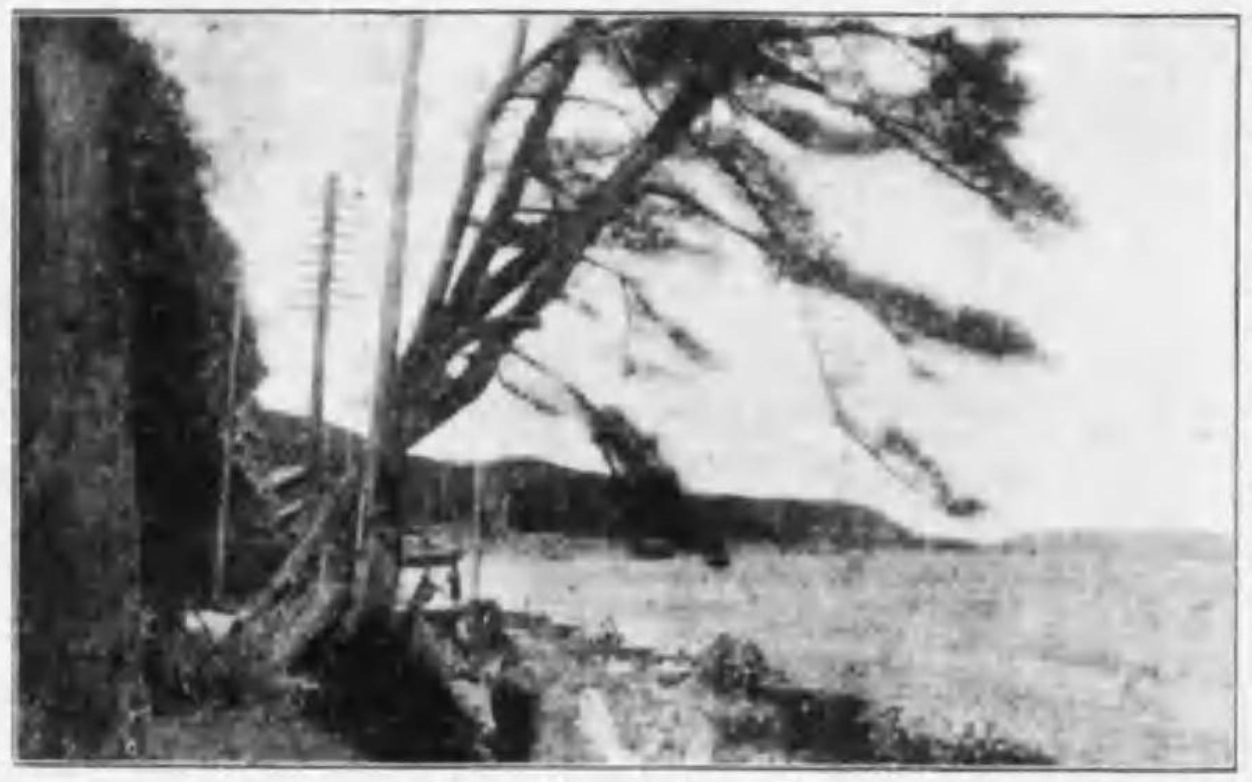
約ハ東ナリ

時子ハ清盛ノ妻、即チ二位尼

行盛ハ清盛ノ養子基盛ノ子、有盛ハ重盛ノ子

知盛中納言タリ

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



長門壇浦

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倶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鉤其髮獲之。行盛・有盛鬪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盡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

清宗ハ宗盛ノ子
敎盛ハ淸盛ノ子
村上佛山壇浦ヲ過ダル詩ニ云
魚莊蟹舍雨爲烟、蓑笠獨過壇浦邊、千載帝魂呼不返、春風斷腸御裳川
御裳川トハ壇浦ニ近キ水流ノ名
此ノ時京師ニテハ後鳥羽天皇既ニ位ニ卽キタマヒ文治ト改元セラレシモ、平氏ハ安德天皇ヲ奉ジテ猶壽永ノ年號ヲ用フ卽チ文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ナリ
腰越ハ鎌倉ノ入口

卒與之遇。教經免冑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鬬。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遁。敵兵鉤獲之。藤原景經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切齒久。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

平氏記

腰越訴寃

盥器ハカナダラヒ
上夷國賊
下雪家恥

初頼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焫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頼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諸事。景時怒屬範頼。爭逆櫓議、相喞益甚。歸鎌倉、百方讒之。頼朝性忌克。聞義經負功自專也、稍惡之。義經束獻俘鎌倉、至腰越驛。頼朝弗許入。使北條時政出受俘。

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

毋ハ常磐
氓隷ハ賤シキ人人ノ意
或策馬峻阪、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
冤魂ハ枉冤ニテ殺サレタル人ノ亡靈
五位尉、義經左衛門尉ニ任ゼラル
貞永元年、北條泰時、三善康連ト議シ、式目五十條ヲ立テテ、以テ聽斷ヲ助ク、世ニ之ヲ貞永式目トイフ

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爲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爲氓隷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阪、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何加。然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源氏記

時頼得人

鎌倉執權北條時頼、循守父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

庋ハ食物ヲ載セ置ク棚、楪ハ皿、醬ハ味噌也
三島ハ伊豆ニ在リ
束載ハ供物ヲ載スルヲイフ
溲ハ小便
薦事ハ供養

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嘗詣時頼。時已深夜。時頼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楪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

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靑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頼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溲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傚北條公薦事耶」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

北條時頼像

引附衆ハ評定衆ノ下司、日記例證ナドヲ記載スル役

封人ハ境奉行、クニザカヒノ番人

苞錢トハ錢ヲ包ミテ賂トスルコト

盍洩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頼聞之、召見共語、大説之、竟擢爲引附衆。

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頼、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奸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

脯ハ乾魚

袴褶ハ馬乘袴

刀室ハ刀ノ鞘

神曰增藤綱祿増之、曰斬藤綱首斬之乎

階前千里、門外萬里

管子ハ支那春秋ノ世齊ノ相管仲ノ著シシ書トイフ

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頼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頼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頼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頼得人云。北條氏記

管子ニ「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者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トアリ

弘長ハ龜山天皇ノ年號

將軍ハ宗良親王

小笠懸トハ、綾藺笠ヲ竿ニ掛ケ、蟇目ノ矢ニテ射ル技

宋ハ支那ノ代ノ名五代ノ後ヲ承ケ、元ニ滅ボサル

忽必烈ハ元ノ世祖

元寇殲滅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鄰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大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

文永ハ龜山天皇ノ年號

六波羅ハ京都ニ在リ、承久ノ後、南北兩探題ヲ此ニ置キ、京都西國ノ庶政ヲ統セシム

建治ハ後宇多天皇ノ年號

龍口ハ相模鎌倉郡ニアリ

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

北條時宗像

令鎭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鎭西探題、遣東兵衞京師、西兵衞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

水城ハ筑前筑紫郡ニ在リ
弘安ハ後宇多天皇ノ年號
胡ハ蒙古ヲイフ
志賀島ハ筑前ニアリ
玉冠トハ玉ノ冠ヲ著ケタル人、其ノ名ヲ審ニセズ
鷹島ハ筑前西海中ニアリ

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
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嶋、斬首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進。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小貳景資等因奮擊、鏖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北條氏記

仲恭天皇ノ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順徳上皇相謀リテ北條氏ヲ討タシメタマフ、北條義時天皇ヲ廢シ、二上皇ヲ徙シ奉ル
笠置山ハ山城國相樂郡ニ在リ

笠置夢兆

北條高時失政、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後醍醐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謀泄。高時欲廢帝如承久故事。天皇諜知之、乃用皇子護良計、逃之南都、又赴笠置山。六波羅府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天皇下詔四方、赴難。莫應命者。天皇憂迫。
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

金剛山ハ河内ノ國南河内郡ニ在リ

志貴山ハ大和ニアリ

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

後醍醐天皇御像

天誅乘時、何賊不殲

勝敗常也、不可以小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則毋復勞宸慮。

正成卽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殲。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擧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小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楠氏記

正成勤王

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

赤坂ハ河内國南河内郡ニアリ、行在ハ笠置城

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高時遣北條貞直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楠正成銅像

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

肉薄トハ身ヲ以テ敵城ニ迫リテハゲシク戰フ

複垣ハ二重ノ垣

吾先ニ天下ニ擧大事、固不圖生

餘人。東兵阻郤、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

且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縋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軍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

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擧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

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
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
奔命トハ命令ニ應ジテ奔ルナリ、彼ノ地此ノ地ニ奔走スルタメ疲勞ス
金剛山ハ河内國石川郡ニ在リ

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擧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守其城。賊執天子于宇治、遂徙之六波羅、立後伏見帝子量仁、請天皇傳神器。弗聽。二年二月、高時徙天皇于隱岐、令守護佐佐木淸高將兵監護焉。遂流諸皇子。獨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師矣。楠氏記

千窟嬰守

元弘二年四月
天王寺ハ今ノ大阪市南區天王寺町ナリ
東北ノ三道トハ、東海、東山、北陸
千窟城ハ金剛山ノ西南

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降。正成幷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内、和泉、悉下之。又卻六波羅兵、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吉野、赤松則村起兵播磨。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黃土。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

史ハ書記

三年二月、東軍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坂。既而吉野・赤阪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長崎高貞、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擱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

金剛山

蕞爾ハ小ナル貌

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北條高直議曰、「蕞爾山巓、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擧族薄城。城上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鬨。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擧軍競進。

雲梯ハ城壁ヲ越エテ城ヲ攻ムル具、ソノ高キニ登ルヲ以テ雲梯トイフ

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者五百餘人。賊不敢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塹架壁、鋭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喞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塹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絶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謀攻鎌倉。

楠氏記

義康ハ足利尊氏ノ祖

鎌倉平定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敍從五位下、任式部大輔。義國坐事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義重至朝氏六世、皆襲邑、新田。遂以爲氏。

楠氏起兵于金剛山也、北條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城固不抜。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擧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

皇子護良也。

護良疾北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敍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及謀泄、護良敎帝逃笠置山、而自匿南都般若寺。賊遣兵圍寺。逃入吉野、起兵據城。城陷、竟匿高野山谷間、指使山寇、以助楠氏、又奪賊糧餉。

義昌乃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爲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義助等、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戸。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蹈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

高時聞而大怒、發兵十一萬、擊新田氏。義貞邀之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終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

義貞進至關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兒嚢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坂、縱火五

蹈藉ハフミアラス

久米河ハ武藏國北多摩郡東村山村ニアリ

關戸ハ武藏國北多摩郡多摩村ニアリ

越ニ在西海ニトハ遠ク西海ノ方ニ在マスヲイフ、隱岐ヲ指ス

金裝刀トハ黄金作ノ大刀

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

鎌倉附近地圖

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冑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

前章參照

更ハ相互トイフガ如シ

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擧族遂伏誅。自擧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新田氏記

京師平定

足利尊氏源義康遠孫也。義康食下野足利郡。因氏焉。傳至貞氏、世與北條氏婚、更相倚賴。然自負門地、恥爲人下、思待時滅之。貞氏生二子。曰高氏、曰直義。高氏任治部大輔、爲嫡嗣。

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起兵據笠置山、討北條高時。高時乃遣高氏、直義等、往攻之。城陷。高時流天皇於隱岐、立光嚴帝。已而天皇歸。伯耆、依名和長年、使源忠顯攻六波羅府。赤松則村奉護良令、亦來會。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數戰不利。

高時遣高氏赴援。高氏有疾、不欲往。强之再三。高氏大慍、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舊爲我家臣隷。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

邑トハ備中井原ノ荘ヲイフ

右大將ハ頼朝

高氏乃率直義以下宗族三十二人、兵三千、而西、至參河、告謀於其故黨吉良貞義。貞義曰、「臣固將言焉。」高氏意益決、抵京師、密使使伯耆請降。天皇素聞其家聲。則大悅、賜使者以邑、敕曰、「諸國官軍、汝其帥之、以滅國賊。賊滅之後、賞當從所請。」

高氏乃聲言攻行宮、遂上馬、行入丹波。三年四月廿七日至篠村、建旗于八幡廟前。州人久下時重、以二百騎先至。旗號一番字。高氏見之問故。對曰、「右大將之起、臣祖重光、先衆而至。右大將親書賜焉。遂以爲號。」高氏大喜曰、「我家之嘉兆也。」五月七日高氏引兵

神祇官址トハ、神祇官ノアリシアトニテ二條城ノ南ニアリ

新帝ハ光嚴帝

御諱ハ御名ナリ後醍醐天皇御名ハ尊治

南攻六波羅、自祈戰勝、納一矢於廟、直義以下宗族皆倣之、矢積成堆。乃發。沿道兵皆附之。比入京師、凡五萬人、軍于神祇官址。

府帥遣兵二萬來拒。我軍擊大破之、與忠顯・則村、合兵圍府。細川和氏說曰、「圍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若誘而走之。」高氏乃闕其一角。果多逃降者。府帥遂奉新帝走、死近江。高氏乃奏捷於行在。天皇乃還闕、廢新主而復位。即日以高氏敍從四位下、任左兵衞督、聽昇殿、尋進從三位參議、賜御諱尊字、改名尊氏。足利氏記

志貴山ハ大和ノ國平群郡ニアリ

護良讒死

足利尊氏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天皇之歸闕、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天皇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爲。盍削髮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絕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以爲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臣

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

攝ハ引ナリ、攝受トハナサケヲカケテ、佛道ニ引キ入ルルコト、折伏トハ惡人ヲクジキコラシテ、佛道ニ從ハシムルコト。二者共ニ佛教ノ語。騶從ハトモマハリノ人

法衣ハ僧衣、親王初メ延暦寺座主タリ

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爲陛下折伏焉。」帝不懌、勉從之、拜爲征夷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赤松則村爲先驅焉。

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天皇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建武元年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纍、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

釋法衣、被戎衣、寧受世譏、爲君父忘軀

空拳ハカラコブシ

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

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不載無禮之臣

申生ハ支那春秋時代晉ノ獻公ノ太子ナリ、驪姬ノ讒ヲ以テ殺サ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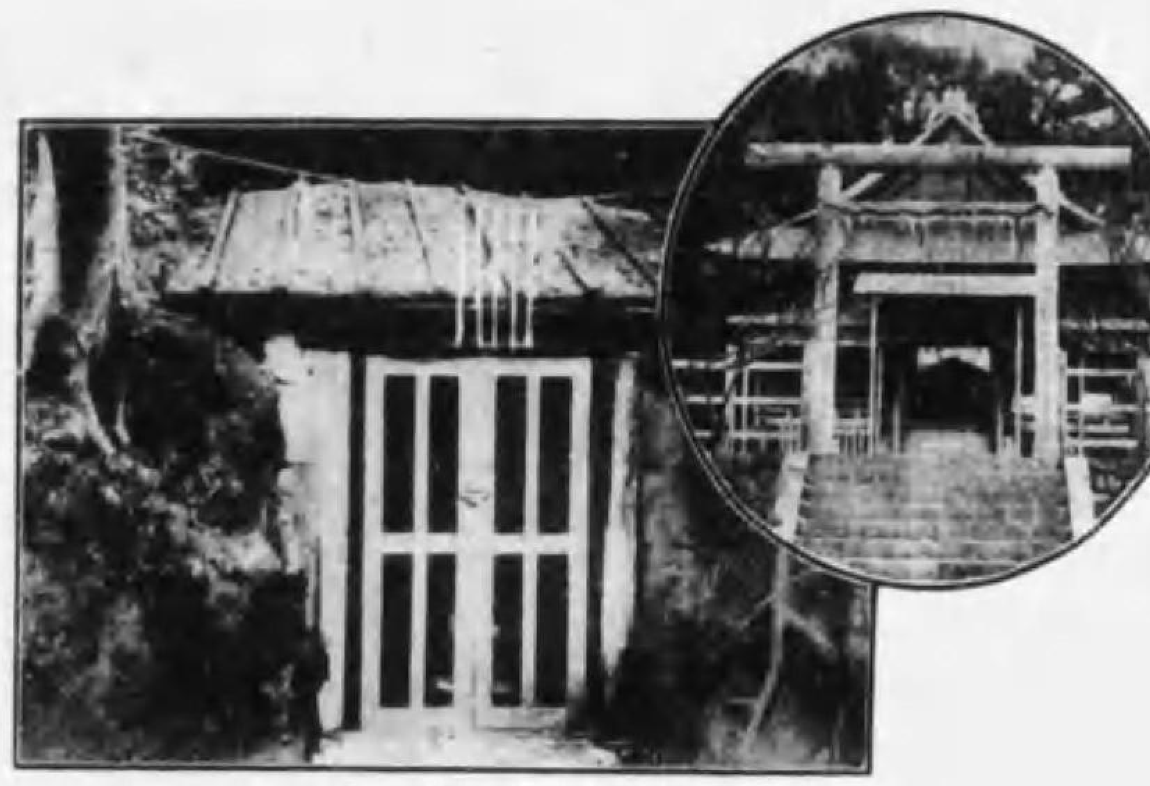
扶蘇ハ秦ノ始皇帝ノ太子ナリ、李斯趙高始皇ノ遺詔ヲ矯リテ之ヲ殺ス

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强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殞心惛、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進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

北條時行ハ高時ノ子

貳刀サシゾヘ

十一月敕付護良於足利直義、從之鎌倉、穿窖于二階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踣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頸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


鎌倉神社及土牢

延元ハ後醍醐天皇ノ年號

顯家鎭守府將軍ヲ以テ陸奧ヲ鎭ム

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新田氏記

湊川之戰

延元元年五月、尊氏大擧東上、水陸竝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鎭、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

正成奏曰、「尊氏新擧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鬭、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

戰道非一、要歸於勝

前役トハ尊氏鎌倉ヨリ京師ヲ犯シ、敗走セシヲイフ

櫻井驛ハ攝津國三島郡ニ在リ

汝雖幼己過十歲

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

愼勿計較利害、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

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

以身殉國、有死無他

頼山陽ノ楠公子ニ別ルル圖ニ題セシ詩ニ云、

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特筆姓名馨、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見曹灑賊廷

此ノ謠曲ハ淺見絅齋ノ作ナリトイフ

正成其時、はだの護を取出し、是は一ト年セ、みやこ責の有し時、下し給へる合旨なり。世も是迄と思ふにぞ、汝に是をゆづる也。我ともかくもなるならば、よし野の山の奥深く、叡慮を悩め給はんは、鏡に懸て見る如し、左は去ながら正行よ、暫しの難を遁れんと家名をけがす事なかれ。父が子なれば流石にも、忠義の道は兼て知る、討洩されし郎等を哀れみ扶持し痛はりて、流れ絶せぬ菊水の旗を二度なびかして、敵を千里に退けて、叡慮を休め奉れ。

楠公訣別圖及其謠曲

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

和田ノ崎ハ神戸ノ南端ニアリ

一敵將ハ藥師寺十郎

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

湊川神社

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楠氏記

願七生ニ人間ニ、以殺ニ國賊ニ

耦刺ハ互ニ刺シチガフ、耦ハ對ナリ

大槻磐溪湊川戰死圖ニ題スル詩ニ云

王事寧將ニ成敗ニ論、能知ニ順逆ニ是忠臣、斯公一死兒孫在、護得南朝五十春

正行忠孝

楠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遂進逼

足利尊氏光明帝ヲ京師ニ奉ズ

後村上天皇吉野ノ行宮ニ在ス

先帝ハ後醍醐天皇

以ニ有待之身一罹ニ無虞之疾一、上爲ニ不忠之臣一、下爲ニ不孝之子一

有待ハウタイト訓ミ、佛經ノ語ニ本ヅキ絕對ノ反ナリ、人類ハ衣食住等ノ外物ヲ待チテ生活スルモノナレバ病氣ソノ他ノ故障ニ罹リヤスシトノ意

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擊正行。

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强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擧來犯。是眞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

兩捷トハ正平二年賊將細川顯氏等ヲ譽田林及ビ天王寺ニ破リタルヲイフ

兵之進退、貴ニ於從一ヲ宜

かへらじとかねておもへば梓弓、なき數にいる名をぞとどむる、楠正行

隆資ハ正平七年、男山ニ戰死ス

四條畷ハ大阪府北河內郡ニ在リ

綴ハ牽制ナリ

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眞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爲股肱。汝其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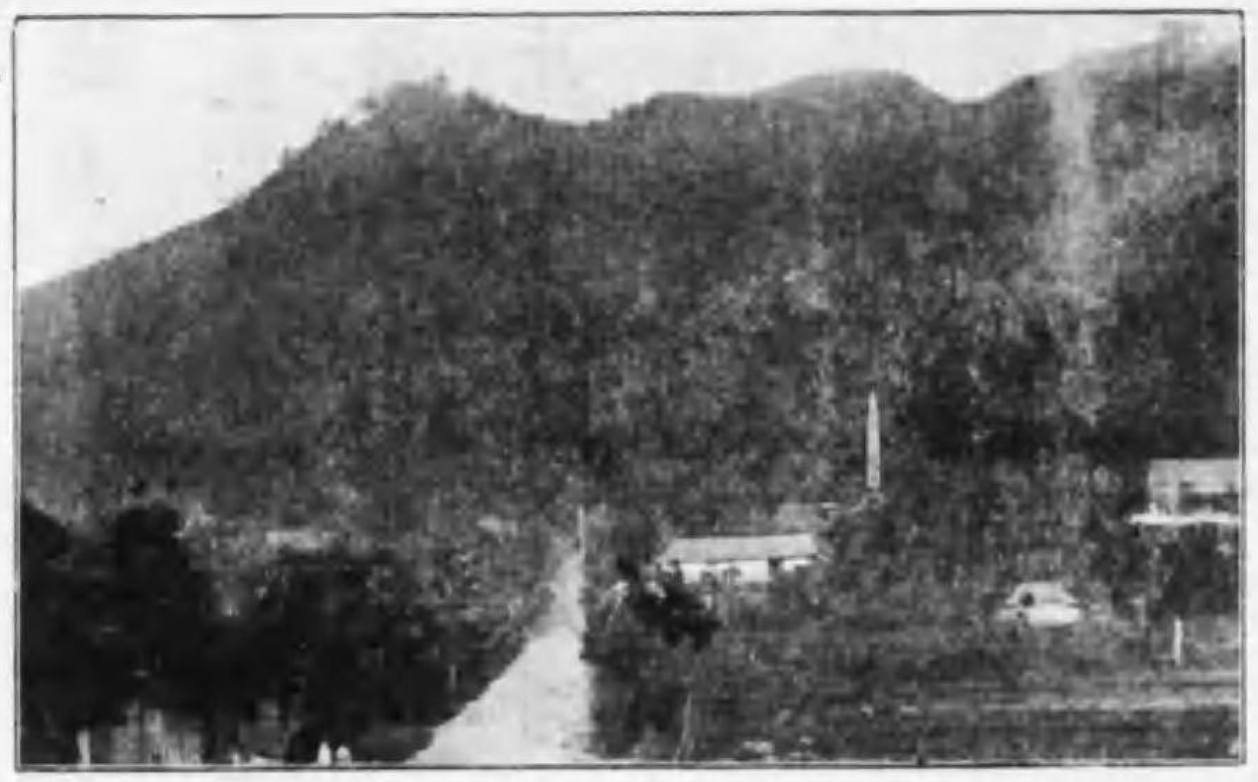
正行俯伏、垂涕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

三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爲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

隴ハ丘

戰。我後軍終敗走。
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

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斃。


四條畷全景

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病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楠氏記

早雲崛起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一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爲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甚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横井某女、生男於任所。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闘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

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嘗召儒士、說黄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

應仁ハ後土御門天皇ノ年號

三略ハ兵書七書ノ中ニアリ

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

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

名ニ取ニ富貴ヲ、含ニ今而何
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
永享十一年、足利義教鎌倉ヲ滅シ、管領足利持氏自殺シタル、關東ニ一定ノ主ナシ

原本憲政ヲ政憲ニ作ル、誤ナルベシ

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亨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制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

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士分離、各自爭鬭。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憲政・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命、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內將士無

八幡山、高國寺ハ共ニ駿河ニ在リ
長享ハ後土御門天皇ノ年號

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宜公意、以戢將士。」憲政等曰「諾」長氏乃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者義政弟也。上杉兩宗請京師、奉以爲主。居於伊豆堀越、稱堀越御所。

今川氏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長享二年、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

延德ハ後土御門天皇ノ年號
賊ハ茶茶丸
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

七隊而服事政知。
政知長子茶茶、弑政知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溫泉、以詗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幷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瀨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自殺。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
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稼、火其家。」於是長氏恩威大行於國內。國內

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
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

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牽歸長氏。
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靡。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長氏後自稱北條氏、削髮號早雲。

小田原ハ相模ニアリ
明應ハ後土御門天皇ノ年號
韮山ハ伊豆ニアリ
獵ハ獸ヲ獵殺スルナリ
三浦ハ相模ニアリ
日柳柳東、早雲三略ヲ講ズル圖ニ題シテ云
一部兵韜大略通、天才彷彿臥龍公、英雄自有ニ讀書法一、不レ注區區章句中
臥龍公トハ諸葛孔明ヲイフ

早雲既主伊豆、居韮山城。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欲取小田原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明應四年九月、使人言城主大森藤賴曰、吾獵韮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賴許之。

小田原城舊址

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後北條氏記

良文ハ平高望ノ子忠盛興家ノ章參照
天文ハ後奈良天皇ノ年號
栴檀野ハ越中ニ在リ
橡尾ハ越後ニ在リ

甲越相爭

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以上杉藤景爲嗣。自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爲景。居越中府內。天文十一年、擊一向賊於加賀、至栴檀野、爲其所殺。爲景有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爲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略。爲景不愛也。逐之橡尾、欲以爲僧。景虎不肯學僧事。

行縢ハ脚絆

及為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臣胎田常陸等、利晴景庸暗、立之、殺景康・景房。景虎時年十三。走逃橡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探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為行腳僧狀、行縢穿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至栴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齎歸。

有告賊以景虎所在者。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橡尾城、據之。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天文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景虎走之追擊。政景降、晴景自殺。胎田等不下。誅之。越後盡定。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簒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為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

上杉謙信像

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

股栗ハオソレオノノクコト

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

一下手トハ一寸手ヲオロスコト

今川義元ハ駿河ニ據ル

北條氏康ハ早雲ノ孫

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諸將股栗。二十一年五月、任彈正少弼、敍從五位下。謙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率兵二千入京師、先詣闕、遂謁將軍義輝而歸。

二十二年五月、村上義清、與高梨政頼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爲武田信玄所侵掠、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信玄初名晴信、源義光裔也。世居甲斐、與今川義元・北條氏康連和、數

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夫也

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

程頓ハ一日ノ行軍里程、頓ハ止舍ノ意

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

小田濱ハ越後ニ在リ

河中島ハ信濃ニアリ

氏親ノ子今川義元

雨宮渡ハ信濃千曲川ノ南岸

入信濃、盡略河中島四郡地。故義清等來請也。謙信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也。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

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

厚集其陣、不戰屈之
所嚮無留陣

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鋭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眞爲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

川中島戰圖

傳發ハ命ヲ軍中ニ傳ヘテ出發セシムルナリ
卯ハ朝ノ六時 未ハ晝ノ二時
駿河ハ今川氏ノ軍
既望ハ十六日
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

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爲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横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

川中島全景

二十三年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閒

間日ハ一日ヲ隔ツルナリ
采樵者ハ木コリノモノ

萌黃ノ陣羽織月毛ノ馬

豎子ハ輕侮ノ詞、信玄ヲ指ス

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緪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驪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

大當トハ彼我殆ド同數ナルヲイフ

天正ハ正親町天皇ノ年號

佳レ兵ハ戰ヲ好ム意、語老子ニ本ク汝愼勿ミ佳レ兵以亡ニ我國一

氏政ハ氏康ノ子、早雲ノ曾孫

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武田信玄像

天正元年四月、武田信玄疾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其子勝賴攝衆、誡之曰、「汝愼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鄰國合以侵汝也。」乃卒。年五十三。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

失我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

吉田ハ安藝ニ在リ

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我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武田上杉氏記

賴山陽不識庵機山ヲ擊ツ圖ニ題シテ云、鞭聲肅肅夜過河、曉見千兵擁大牙、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ト。大槻磐溪モ亦此ノ圖ニ題シテ云、奔流激薄馬騰驤、長劍飛光逐北忙、笑殺兒兕狼狽甚、欲將庵扇扞氷鋋ト。ソノ見ル所各々殊ナリ。

嚴島復讎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第三子曰季光。食相模毛利莊。因氏焉。季光六世孫、曰師親。以功食吉田邑。傳至弘元。二子。曰興元、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躓溺。

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

永正、大永ハ後柏原天皇ノ年號

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躓、常也。庸何傷」。比髫齔、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天下」。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

興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元就輔之。大永三年七月、幸松又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爲嗣。乃入吉田、與太宰大貳大內義隆通好、出攻附近諸國。

天文ハ後奈良天皇ノ年號

彼凶焔方熾、未可與爭衡

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

釁ハ隙ナリ

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

天文二十年九月、義隆爲其臣陶晴賢所弑。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呑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焔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

毛利元就像

二十二年、元就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謀。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卽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

銀山、草津、櫻尾折敷畑、琥珀、仁保ハ安藝ニア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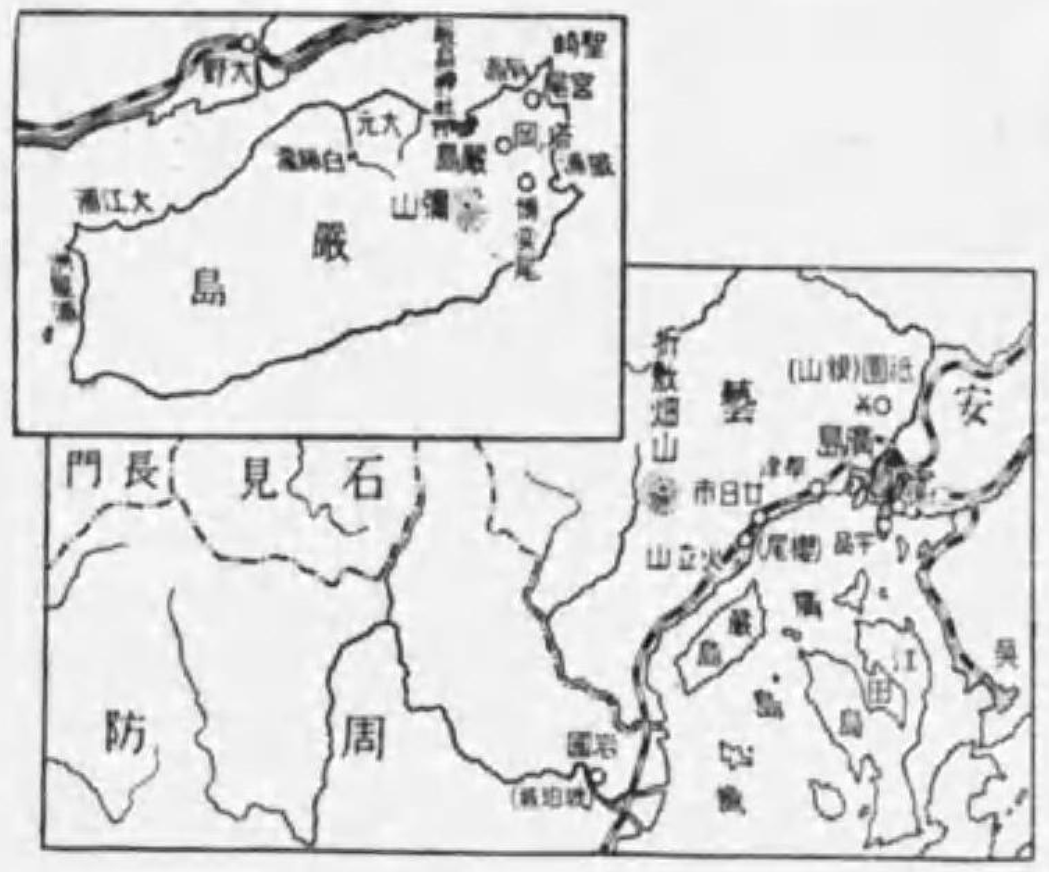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

弘治ハ後奈良天皇ノ年號

己斐豐後守、新里少輔

下。

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鏖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



嚴島戰地圖

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

若山、岩國ハ周防ニアリ

桂元澄ハ櫻尾ノ城主

牙ハ大將ノ旗

櫓ハヤグラ、楯ハタテ

決。

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楯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

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

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

嚴島

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宍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

天助我也

篝火ハカガリ火
牙船ハ大將ノ船

伊豫船兵ハ能島、來島ノ率ヰル三百艘、毛利軍ニ屬ス

賴山陽ノ詩ニ閉門修史出門遊、時逐吟朋上書樓、落日蒼茫千古事、毛陶戰處是前洲

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灯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

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塡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遂大潰。晴賢咄嗟、遏走者、不能遏也。賊爭船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歩。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嵓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如何也。」諸軍揚凱。(毛利氏記)

廣島ノ南江波村ニ白魚ヲ料理スル家アリ、前ハ内海ニ面シ、毛陶ノ戰處ナル嚴島眼前ニアリ、山陽常ニ此ニ遊ビ、今モソノ家ニ山陽ノ書シタル「白魚あり」ノ看板ヲ保存セリトイフ、詩中ニ畫樓トアルハ或ハ是レナランカ

壽永ハ安德天皇ノ年號。

祝人ハ神職

桶峽之戰

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壽永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擧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而匿。越前織田莊祝人、養爲己子。終冒織田氏。

古渡城ハ尾張ニ在リ

跌蕩ハシマリナクホシイママナルヲイフ

法會ハ追善ノ供養

子孫徙於尾張、爲斯波氏重臣。傳至信秀、居古渡城。
信秀卒、庶次子信長嗣。
信長幼字吉法師。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啗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近士、令以竹槍鬭曰、「槍利於長。」乃造二丈槍。嘗爲父信秀設法會。信長與弟信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信行。有西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
信長放縱日甚。其傅平手政秀屢諫之、不聽。政秀憂

惋ハナゲキ痛ムナリ

清洲ハ尾張ニ在リ、名古屋ノ西北二里

弘治ハ後奈良、永祿ハ正親町天皇ノ年號

今川義元ハ氏親ノ第三子、父ノ封ヲ襲グ

鷲津、丸根、大高笠島並ニ尾張智多郡ニ在リ、笠寺沓掛ハ尾張愛知郡ニ在リ、大高、笠原ハ今川氏ニ屬ス

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遂自殺。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勵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鄰國。弘治元年四月、取清洲、徙居焉。永祿二年、盡取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氏。
今川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永祿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

鄰國之來犯、苟有遲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

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掛、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援。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鄰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

桶峽戰地圖

吾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

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

古謠幸若舞敦盛ニ人間五十年、げてん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一度生を享け滅せぬものゝあるべきか。

龕ハココニテハ祠堂內神體ヲ奉安スル所トス

神助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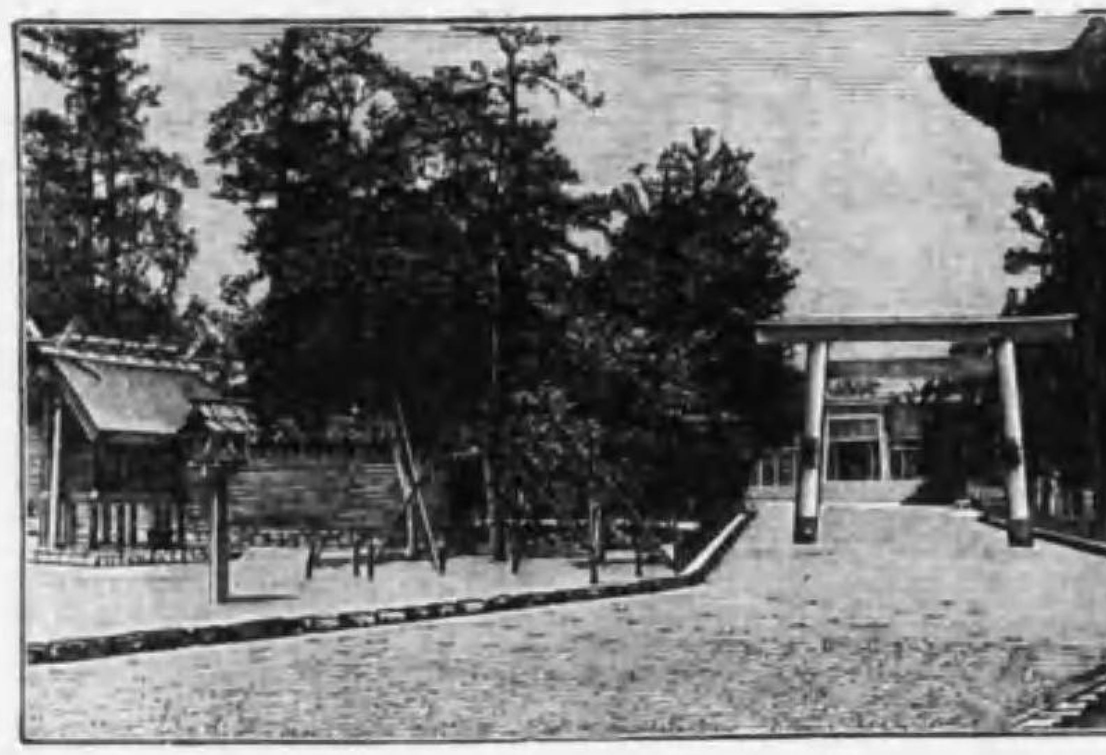
兩城ハ鷲津、丸根

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卽被甲上馬、單騎擧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

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

桶峽ハ尾張智多郡ニ在リ

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此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



熱田神宮

信長乃伏旗皷、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

鎗ハ刀槍ニテサスヲイフ

太田錦城桶峽ノ詩ニ云フ　荒原弔古古墳前、戰克將驕何得全、怪風吹雨晝如晦、驚破奇兵降自天

三好長慶範長　松永彈正久秀

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皷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鎗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賚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淸洲。大高、沓掛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織田氏記

信長勤王

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

七道トハ、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西海
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
道家淸十郎
尾張ハ京都ヨリ東國ニ通ズル要都、人ノ咽喉ニ喩ヘテイフ
禮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

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頹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而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

撥亂反正トハ亂世ヲ治メテ正道ニ反ラシムル意
鏡室ハ内侍所又ハ賢所トモ稱ス
合香トハ合薰物ヲイフ
共ハ供ニ同ジ

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鬮鏡室、決計。

永祿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堀秀政、諭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

庸ハ功ナリ

三好政康、康長、岩成左通等將軍足利義輝ヲ弑シ、又其ノ弟義昭ヲ逐ヒ、京師亂ル、永祿十一年九月信長御賜ノ戰袍ヲ服シテ京師ニ入リ三好氏ヲ逐フ、足利氏亡ブルニ及ビ、遂ニ之ニ代リ京畿ヲ平定シ、右大臣ニ進ミ、從二位ニ敍ス

永祿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齎詔來、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曩降密敕、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尾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詣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織田氏記

織田信長像

徳川邑ハ上野ニアリ

岡崎ハ參河ニアリ

文ハ文字ナリ

刈谷ハ參河ニアリ

長篠之戰

徳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四子義季食徳川邑。因氏焉。子孫徙居參河。至泰親、養于松平氏、任參河守。泰親四世孫曰清康。居岡崎。國人稱曰岡崎公。嘗夢有文在其握、曰是。覺而問衆。莫知其解者。有僧横外者、曰、「是字日下人也。日下以一人握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啓。在其子孫乎。」清康生廣忠。廣忠任參河守。娶刈谷城主水野忠政女、生家康。幼字竹千代。初名元信。今川義元所命也。後改曰元康、曰家康。復姓徳川氏。出質于今川氏。甫十歳、五月五日、出游安倍

將門出將　將門出將ハ史記孟嘗君傳ニ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トアリ、天文ハ後奈良、天正ハ正親町天皇ノ年號ナリ

長篠、鳶巢ハ參河ニアリ

饟道ハ兵糧ヲ送ル道路

河原、觀兒童石戰。一群百五十人、一群倍之。觀者爭就其衆者。家康在僕背、命就其寡者。僕怪問故。家康曰「衆者自恃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曰「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天文十八年廣忠卒。家康仍在駿河。後數年、得復岡崎。旋定參河・遠江、威名大振、稱海道第一。

天正三年二月、家康以長篠賜奥平信昌、益修守禦、以備武田勝頼。五月勝頼大擧攻長篠、築壘于鳶巢山、分兵絶其饟道。信昌與松平伊昌、厲衆堅守。家康使小栗大六乞援於織田信長。信長不果出。奥平貞能自往固請。信長許之。未至。信昌出戰、卻敵、焚其竹楯。勝頼攻奪其甕城、益修攻具、鑿地道、環塹柵、攻撃連晝夜。

竹楯ハ竹柵ノ類カ、甕城ハ城門ノ外ノ一部、ウマダシ

縋ハ繩ニ傳ハリテ城ヲ出ヅル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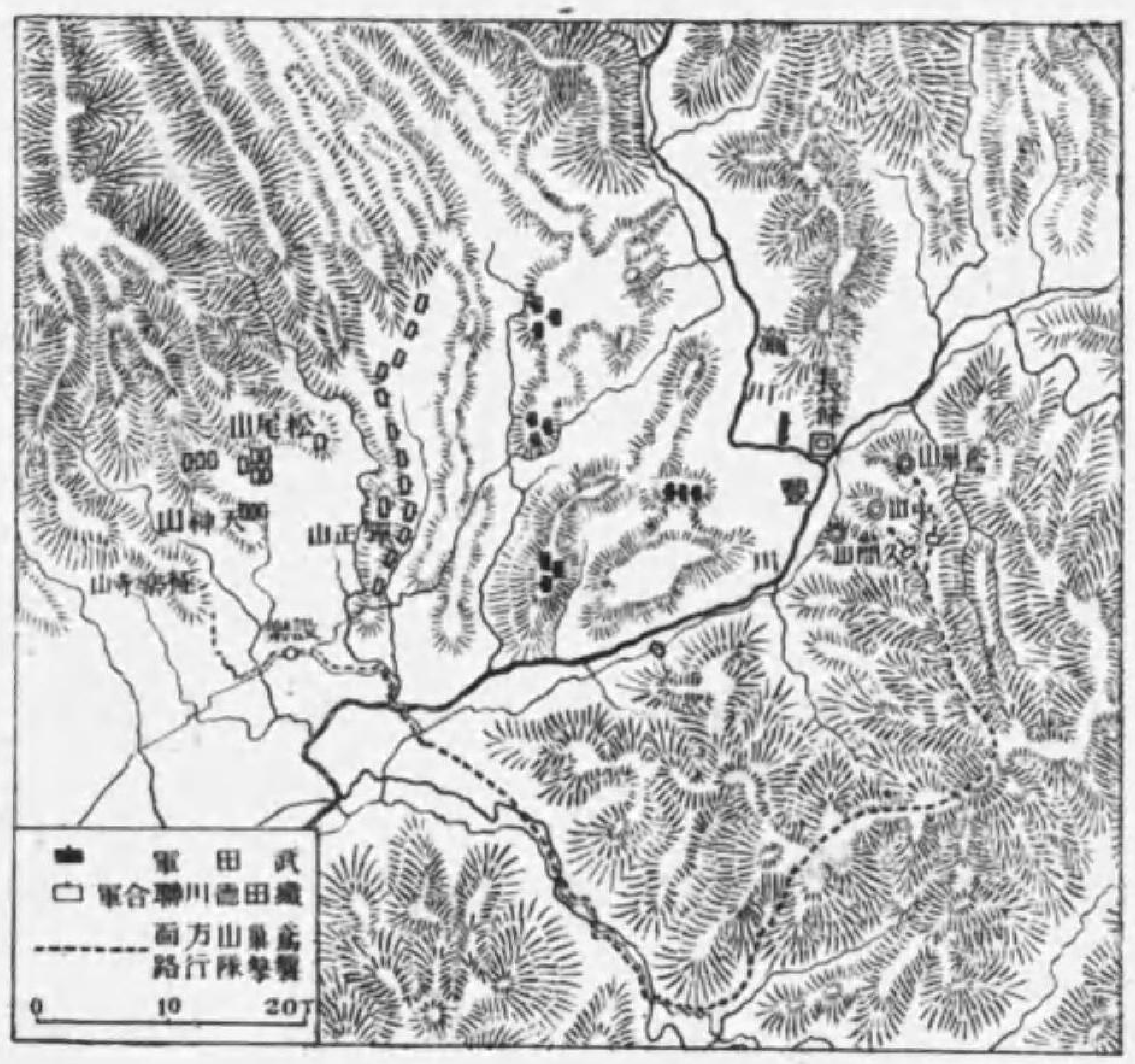
信昌謂其衆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居勝高素倔強稱強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夜縋而出、至家康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缺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家康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以明日出」因留勝高自從。辭曰「城中延領遲報。臣不忍留也」卽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爲敵邏兵所執。勝頼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

高松、設樂ハ參河ニアリ

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矣」。勝高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刃叢而死。勝賴益嚴防備、張索濠上、以防城兵逃出。十八日、家康以騎卒二萬先進、陣高松。信長與長子信忠、合五萬衆、陣設樂。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城猶足堅守。請勿輕進損兵。敵若急攻、當鳴鐘報之」。使鈴木金七齎往。夜踰壕、以短刀截索、泅而來達。家康獲書以告信長。信長甚憚甲斐人、植重柵、穿塹、守以鳥銃、使家康亦倣之。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奉命、以銃手

三百爲先鋒。

參河卒小栗某、奔在甲斐。於是爲勝賴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多忠勝。忠勝携謁家康。家康授之密謀、使歸告勝賴、以援軍易與狀。勝賴大喜、欲戰。將佐皆諫弗聽。乃分兵當城、使武田信實守鳶巢山、而自進渡瀧澤、勒兵爲十三隊。本多廣孝・酒井忠次相謂曰「我誘敵入死地矣」。成瀨正一嘗在甲斐、記敵旗幟。家康召之、指甲斐軍問曰「左者爲誰」。曰「山縣昌景也」。問其右者。曰「馬場信房也」。問其中者。曰「公族也」。忠次因說曰「敵鋒嚮我、銳甚。請分兵遶出其背、焚鳶巢壘。使敵



長篠戰地圖

顧後克矣。家康曰「善。」未告信長。信長數發候騎候敵。皆曰「兵衆而整。不可犯也。」一軍失色。二十日、信長召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忠次進曰「臣使人閱視、敵兵寡羸、敗兆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曰「汝之勇、果如所聞。」因命酒觴

撈蝦舞ハエビスクヒノ舞

燧ハノロシ

五更ハ午前四時

忠次、使傳之信忠曰「聞汝善撈蝦舞。爲我一爲之。」忠次起舞。衆敲箙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讓。」因進襲鳶巢之策。信長心善之。而恐其漏泄、佯叱斥忠次。忠次弗懌罷。已而信長陰召還之、附兵五千使行。家康命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菅沼定盈・阿部定次・奧平貞能、率三千人、助忠次。約曰「至則擧燧。」忠次不歸舍而發。乘夜踰險、五更達壘下。伊忠謂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主公。」家忠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絕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飮而去。昧爽、

忠次擧燧、大喊逼壘。信實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終破殺信實、遂焚諸砦。甲斐軍驚動。我兵覩燧大喜。織田氏將挑戰。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恥也。」忠世曰、「然。」乃共出柵外誘敵。敵左陣突騎三千先縱。我銃隊擊卻之。敵中軍繼至。忠世・忠佐周馳健鬭。信長望其背旗徽號、使人來問曰、「一人以蝶爲徽、一人以鏡爲徽。其督衆也、如臂使指。敵乎我乎。」家康對曰、「蝶爲兄、鏡爲弟。皆僕家舊臣也。」信長歎曰、「德川氏何多佳士也。」

當是時、二人所擊破者、皆轉赴信長前軍。敵右軍亦冒銃直進。信長前軍、走入柵內。柵殆破。敵逼其麾下。家康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也。」信長傳令。敵兵大沮。本多忠勝・松平忠正・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信昌・伊昌出長篠夾擊、幾獲勝賴。勝賴僅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略殲於此。（德川氏記）

卯ハ午前六時午ハ正午

藤吉立身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中邑有彌助者。無子。

閭ハ里門ナリ

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五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同閭有筑阿彌者、爲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爲議、納爲繼父。父素貧、不能共存。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從於尾張美濃閒。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

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略四疆。與助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瞷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挈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斯者數。信長寖親近之。

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

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　村上佛山豐太閤ヲ詠ズル詩ニ云
奇相休嘲類沐猴、龍顏日角是同儔、朝三暮四不充腹、一口併呑六十州
ト龍顏日角ハ漢ノ高祖光武ノ相ナリ

中村公園

駿河ノ今川、甲斐ノ武田、美濃ノ齋藤、近江ノ淺井六角

視而嘆曰、「噫、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奬勵督促之。兩日而成。

西征大將トハ毛利輝元ヲ討タシメシナリ、輝元ハ元就ノ孫ニテ、山陰、山陽ノ十餘州ニ割據ス

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是歲永祿二年也。其後連有功、命名曰秀吉、除筑前守、更氏羽柴。豐臣氏記

秀吉西征

天正五年、信長以秀吉爲西征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則擧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幟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

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
森ハ河内守、矢部善七、福富平左衛門
糧仗ハ糧食兵仗
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
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
安土ハ近江ニアリ信長ノ居城

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

秀吉以五歲、定丹波・但馬・因幡・播磨・攝津五國。天正九年十二月、赴安土、卽夜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

布旅ハ陣列ナリ
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
宮地、冠山、高松、蛙鼻岡、庙山ハ皆備中ノ地名
淺野某ハ淺野長政、ソノ廣島藩祖ナルヲ以テ、山陽其ノ諱ヲイフヲ憚リ、特ニ某ト稱ス
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ハ毛利元就ノ弟ニシテ輝元ノ叔父
礮ハ砲ノ正字
樔ハ鳥ノ巣ノ如ク高ク築キタル櫓

汝矣。」旦日、秀吉獻寶刀一、鞍馬百、土物五千、布旅蔽地。信長自城樓視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

十年四月、秀吉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自因幡來援、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庙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樔而

功大而身危

信長此ノ時近江ノ安土城ニ居ル

光秀ハ坂下城主ニシテ丹波ハソノ領地ナリ

坐。元春・隆景數挑戰。
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擧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擧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擧。」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

長谷川宗仁、京師ニ居リ、秀吉ノ命ヲ以テ諜者タリ

城將ハ淸水宗治

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擧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弑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
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

應仁ハ後土御門天皇ノ年號、細川勝元、山名宗全亂ヲ作シ、足利將軍之ヲ制スル能ハズ

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

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萠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擧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祕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

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

天下之事在此一擧、汝輩其爲我勉之

尼ヶ崎ハ攝津ニアリ

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雖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遂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擧。汝輩其爲我勉之。」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豐臣氏記

信忠ハ信長ノ長子

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

光秀伏誅

明智光秀既弑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屯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帥、皆觀望相伏、莫敢先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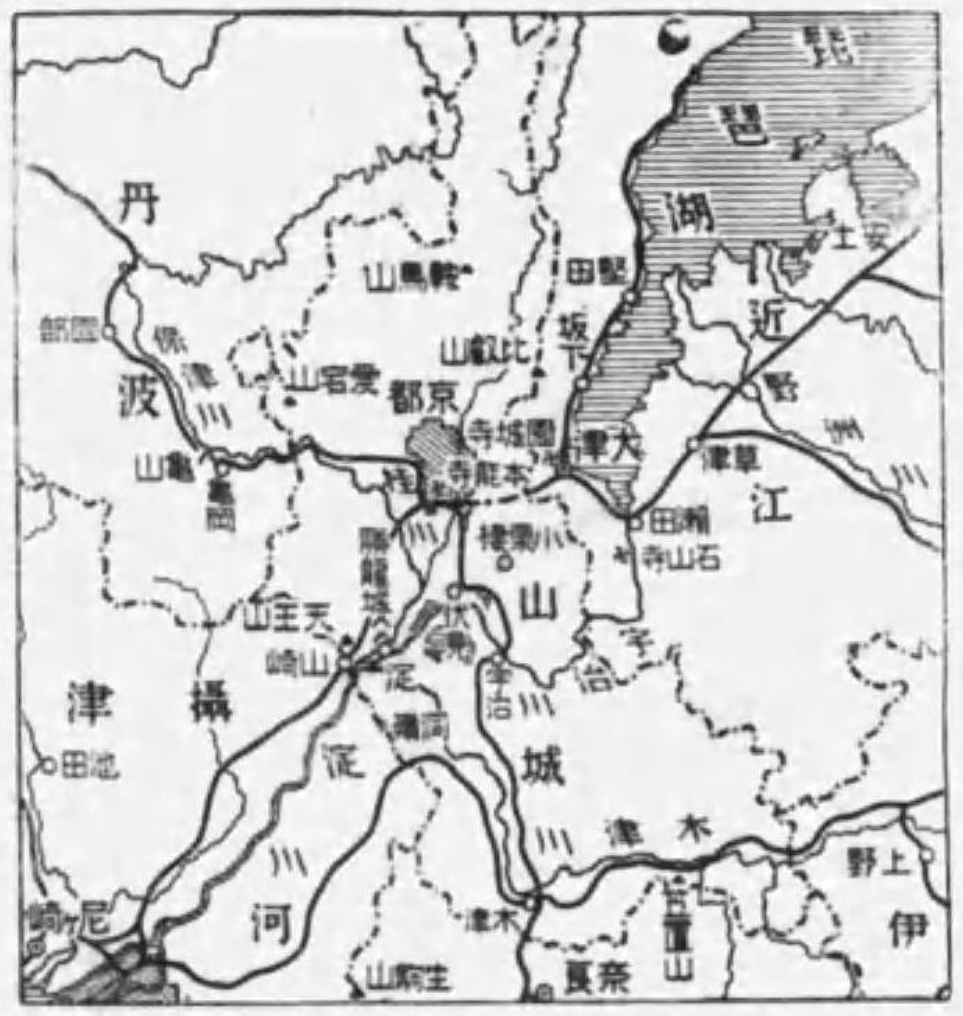
秀吉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

洞嶺、淀城、山崎並ニ山城ニアリ

初、光秀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爲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來戰、何畏藤吉也。」利三不得已來。

今日之戰、使敵先獲之、非吾利也

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擧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



山崎合戰地圖

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波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

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

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勢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池田信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

比田秀照

勝龍城ハ山城乙訓郡ニ在リ

殯ハ假葬ナリ

龜山ハ丹波ニ在リ

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卽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

秀吉既破光秀軍、收信長尸于灰燼中、殯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子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使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刃光秀妻孥、火城自殺。齋藤利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捷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矣。（豐臣氏記）

天正ハ正親町、後陽成二朝ノ年號

十六年ハ後陽成天皇ノ御代

應永中後小松天皇足利義滿ノ第ニ幸シ、永享年中、後花園天皇義教ノ第ニ幸シタマヒシ後、其ノ事久シク絕エタリ

聚樂行幸

天正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樂。豐臣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十六年正月、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

五常、太平ハ唐樂ノ名

聚樂第古圖

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覲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

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

織田信雄、德川家康、豐臣秀長、豐臣秀次、浮田秀家、前田利家、長曾我部元親、大友義統

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

祿ハ幸福ナリ
御製、詠寄松祝、
わきてけふ、まつかひあれや、松が枝の代代のちぎりを、かけて見せつつ

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衞中將秀家・左近衞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詰責之、戒飭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國家、莫能享其祿。

豐臣秀吉像

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

夏日侍レ行ニ幸聚樂第一同詠ニ寄レ松祝一、秀吉
萬代の、君がみゆきに、なれなれて、緑木高き、のきの玉松

慶長ハ後陽成天皇ノ年號

伏見ハ山城ニアリ

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戸稅奉供御、以其戸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采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豐臣氏記

家康言行

慶長三年七月、秀吉薨。四年正月、内大臣德川家康在伏見。代秀吉、權決天下事。後歸江戸。關原事定。天皇詔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諸侯伯盡朝江戸。十年四月、家康辭職。其子秀忠、爲征夷大將軍。元和二年正月、家康得疾。三月、天

將軍ハ秀忠

有レ日トハ久シキヲイフ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皇使廷臣就拜爲太政大臣。

德川家康像

家康疾篤。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死。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就國以俟後命。既而召秀忠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愼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

歔欷ハススリナクコト

治天下之道在於慈

畋ハ獣ヲ獵スルコト

弋ハ弓ニテ鳥ヲ射ルナリ

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秀忠歔欷而退。十七日疾革。乃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對曰、「將大亂矣。」家康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五。

家康爲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囿、其一網于壕。

籞ハ庭中ノイケス

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率ハ卒ナリ

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籞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

材者豈敢附權勢哉

日光

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

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

爲公忘私、奬勵士風

鏃ハ矢ノコミ

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眞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奬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鏃、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顰顣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鏃、使中人而易拔也。」德川氏記

審定日本外史鈔終

審定日本外史鈔奥付

昭和三年八月一日印刷
昭和三年八月五日發行
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訂正再版印刷
昭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訂正再版發行

不許複製

定價金参拾九錢
昭和四年度臨時定價 金六拾五錢

著作者 瀧川龜太郎

發行者兼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丁目十一番地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代表者 原安三郎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ノ十一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八八一五番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319
98

終